

【逆旅拾光】

盛满岁月的古堡

□王蕾

我时常问自己，童年，在记忆里留下了什么？

年少时，懵懂天真，有些宝贵的记忆，当时只作草芥，弃于九霄云外。直至长大，方知它的珍贵。当记忆筛去尘杂，留在心底的，不过是彼时只做寻常的盛夏里不绝于耳的蝉鸣，与小伙伴玩耍的畅快，以及爬墙闹妖、上房揭瓦未被大人发现的暗自庆幸。这些童年的烂漫与肆意，仿佛都安放在祖母的庭院，那里是寄存我童年记忆的快乐大本营。

祖母家的老屋，是一座内有五套小院落的四合院。青砖砌就门楼，灰瓦叠覆檐角，两扇厚重的实木大门，用青色的厚铁皮包裹，古朴又端庄。门扇上排布着粒粒凸起的同色门钉，门楣之下悬着一对古铜门环，沉静又雅致。虽然历经风雨，但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繁盛大气。门前几级青石台阶静静伫立，与大门的花岗岩门槛遥相呼应。

门楼底下立着一对饱经风雨的抱鼓门墩，经年风吹日晒，其上的纹路早已漫漶不清。

儿时的我总觉得，祖母家的老屋，像一座写满故事的城堡，它承载了几代人的生息，装满了几代人的命运——两扇门扉静静伫立，由尘世步入庭院，掩尽市井喧嚣，独守院内岁月清宁。

老宅时常浮现在我梦中：从满钉的包木大铁门进去，便是有两层长门廊的过道。每层过道两边各有左右两户人家，每户人家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四合院，每个小院都有过道、东厢西房和四五间正房。走过第二道门廊的木门，跨过一个门槛，尽头是一面影壁，影壁正中刻有一个福字，四周是浅浮雕的蝙蝠和寿桃图案。每逢春节，祖母总会让父亲用油亮的漆把福字再临描一遍，末了再勾上金边。

祖母家坐落在影壁左侧，要穿过两道门廊，才到四合院最幽深处，这里也是当年曾祖父、曾祖母居住的宅院。

这座院子的门廊最长，缓步穿过门廊向右一拐，便是清幽庭院。门廊与东厢房连为一体，格局方正，布局精巧别致。东西厢房与正房之间，各留一方空地，原是旧时的小花园。祖母常在这里种上夹竹桃、太阳花，因为不需打理，花期长，到了秋末自带种子，第二年又开满园。祖母偶尔还会栽上几株向日葵。每到盛夏，向日葵迎着阳光绽放，它们每日转着脑袋冲着太阳微笑，而我也日日抬头看着它们，盼着花盘早结籽。可往往整个暑假过完，瓜子还没饱满。耐不住性子的我，总会挑上最顺眼的一棵，抠得花盘坑坑洼洼，远看，就像被“菜鸟”理发师理坏的头发，狼狽又好笑。

祖母家的正屋，坐落在四合院最深处。正屋的木门高大厚重，门前的门槛更是高出许多，比院门的门槛还要高出一倍有余。夜间临睡前，小脚的祖母总会踩着凳子把屋内的上下门闩插上。

正屋正中央，摆着一张古朴的长条大饭桌，足足能容下十人围坐。桌子两侧各放一条宽厚的长条木凳，安稳又敦实。每逢中秋节，这张大桌便会被搬到院子中央，阖家老小围坐桌边，闲话家常，共赏明月。我自小不吃月

饼，正餐后众人赏月喝茶吃月饼时，已是夜深，我便独自仰躺在长条凳上，静静地望着深蓝的苍穹和满天星月出神。祖母总笑着打趣，说我是“不食人间烟火的嫦娥下凡，不吃‘月亮’”，还特意把五仁月饼里的冰糖一一挑出给我。没等大家吃完月饼，我在漫天星光下不知不觉沉沉睡去。

正屋大门对面，立着一扇瘦高的后门，比正屋正门稍窄一些。平日里祖母极少开启。春节祭祖时，这道门便当作悬挂祖先图谱的背景墙，庄重肃穆。待到盛夏酷暑难耐，人们才会把后门敞开，引清风穿堂而过，给老宅送来一丝凉意。

夏日正午暑气蒸腾，屋里的长条饭桌，便成了我和祖母午休纳凉的木床。祖母将桌面擦拭得干干净净，铺上一席凉席，催着我躺下午睡。我总是乖乖躺着佯装入睡，等听见祖母发出安稳的轻鼾，便悄悄起身溜出门。

烈日炎炎，我到堂妹弟家约上他俩，便跑到河边去摸鱼捉虾了。倘若祖母午休时把院门从里面锁了，我便从楼梯爬到西厢房顶，然后沿着院墙走一圈，爬到邻居家的厢房顶，再顺着楼梯下来跑出去。有时，玩得忘乎所以，直到临近夕阳西下，脸晒得通红，衣衫尽数被河水浸透，忽然听见岸边传来祖母的一声呼唤，吓得我们慌忙奔回家。

这时祖母早已炖上了一锅五花肉土豆芸豆。祖母一边忙着手里的活，一边佯作嗔怪地念叨：“你这孩子再这么作，等你爸妈来了，我定要好好告上一状！”我赶忙乖乖认错，并哄着祖母：“您常说家和万事兴，如果我爸爸真揍我了，您还得护着我，到头来还得生我爸爸的气不是？”祖母听了，只是呵呵笑着，也不言语。

不多时，饭菜醇厚的香气便袅袅散开，弥漫整座院落。人间烟火气息裹着夏日独有的温热，在四合院里轻轻萦绕，久久不散。

正屋西侧的房间，是父母当年的婚房；东侧第一间便是祖母的卧房。最靠里的那间小屋，藏着祖母视若珍宝的各式旧物。

祖母常跟我说起出嫁那年的光景：一身凤冠霞披，缓步踏着铺了一层厚厚的铜板上炕，那是她一生最引以为荣的往事。屋内两只老式木箱，是她丰厚的压箱底嫁妆。岁月辗转，许多旧时物件早已散落遗失。可每当谈起与爷爷成婚的往事，祖母眉眼间依旧漾着几分骄傲与温柔，仿佛盛大婚礼就在昨日。我也不由在脑海里描摹出画面：那日的四合院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满院都是喜庆热闹。

祖母的老屋就像一座盛满岁月的古堡，藏着几代人的烟火日常，载着一辈辈人的悲欢离合。如今旧日宅院之上，已是高楼林立，可那些在四合院里度过的童年时光，那些门廊、影壁、烟火与亲人的温情，早已深深烙印心底。每当夏夜蝉鸣骤起，或是闻到五花肉炖芸豆的香气，那扇包着铁皮的大木门便会在记忆里悄然打开，祖母轻唤我归家的声音穿过岁月，依旧清晰。年岁渐长，我更加明白，童年给予的最珍贵的馈赠，并非那座四合院本身，而是院中那团永不熄灭的人间烟火，是祖母用温言细语为我围起的一方安宁——那便是爱，是根脉，是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会迷失的方向。

□曹化君

遇见多日不见的同学，寒暄几句，她打量着我的面孔说：“气血不足吧，多吃炒小麦粉。”并教了我炒小麦粉的方法和吃法。吃炒小麦粉是否补气血，我懒得深究。但回到家，闲来无事，干脆炒了小半锅，晾凉后装进瓶里。

第二天早饭时，从瓶里舀出两勺炒小麦粉，放碗里，再放块红糖，分次倒入开水，搅成糊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炒小麦粉就呈现在眼前了。

舀一勺，送嘴里，红糖的甜、面粉的香、核桃的香、枣香、黑芝麻的香在齿间氤氲、弥漫。再舀一勺，送嘴里，心蓦地颤动了一下，这味道——也许是吃法，或是与此相关的姿势或动作——似曾相识。

当我再次把开水倒进盛炒面的碗里，再次用筷子搅动碗里的炒面，再次把搅成面糊的炒面送嘴里，一幅热闹恢弘的画面油然而出——就像普鲁斯特把那勺带有小玛德莱娜点心渣的茶水送进嘴里，大街小巷和花园都从他的茶杯里脱颖而出——从我的碗里脱颖而出的，是儿时吃炒面的情景。

我不知道那时吃炒面的由头，但记得是在麦子收获的季节。现在想来，应该是庆祝丰收的一种仪式吧。年年都会吃炒面，但一年只吃一次，持续吃上三五天，就要等到来年才能再吃到。

那时的炒面味道平平无奇，没有核桃的香、黑芝麻的香和枣香，吸引味蕾的不过那一点点儿甜。因为稀罕，因为仪式感，便颇觉新鲜和兴奋，食欲也陡然大增。

平时，都是母亲一个人把

饭菜端上桌，然后才喊大家吃饭，喊一遍再喊一遍，再挨个名字喊。吃炒面的日子，母亲的号召力却陡然大增，简直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一声“来搅炒面喽——”，男女老少齐刷刷从四面八方拥进厨房，站在灶台前，和灶台上的碗一一对应，就像一人一岗。

母亲笑着说：“我是沾了炒面的光喽。”

其实，并非炒面对大家的胃有多大的诱惑力，只因炒面要用滚开的水冲搅，慢了，就成了一碗面疙瘩。

母亲从热气腾腾的水雾里舀出一勺滚开的水，依次倒进碗里，一边问：“喜欢吃稠点的还是稀点的？”她好依此决定一勺水都倒碗里还是倒半勺、大半勺或少半勺。于是，白茫茫的水雾里响起“够了够了”和“再加点点再加点点”的男女混合唱。

不管稠稀，每只碗旁边的小纸包里的糖一样多——母亲提前包好了的。

搅好后，各自端着各自的碗走出厨房，走向院子里那棵椴树下的红色圆木桌旁，把碗放桌上，围坐一起吃。空气里飘荡着吸溜吸溜的声音，夹杂着说话声、笑声、麻雀的叽喳声、啄木鸟的嘟嘟声、风吹树叶声，以及隔墙大婶训斥儿子的声音，还有前院大娘家的山羊叫声。

就像儿时的事情搁浅在时光那头，吃炒面的日子也被岁月擦抹得了无痕迹。

舀一勺炒小麦粉，送嘴里，齿间氤氲着红糖的甜、面粉的香、核桃的香、黑芝麻的香、枣香，以及农家院落的馨香，还有乡间山水的清香，和岁月的幽香。

【私房记忆】

搁浅在时光里的炒面香

□王文莉

八十二岁的婆婆今年开始经常“犯糊涂”，有时候甚至连家里人都认不出来。

周末是个好天气，明媚的阳光洒了一地。我搬了一张藤椅在院子里，让婆婆坐着晒太阳。我一边听她自说自话，一边将她房中的一些衣物拿出来晾晒。

突然，在柜子的最下方，我发现一个黑皮的笔记本。上面是婆婆歪歪扭扭的笔迹，封面写着“2026年生日账本”两个字。我翻开第一页看到上面写着：“三月初五，大儿子过生日，发一百元。”第二页记录：“六月二十，大儿媳过生日，发一百元。”第三页写道：“八月初八，小儿过生日，发一百元”……我翻到最近的一页，上面写着：“小孙子二月初十生日，让小儿子代发两百元。”我儿子是婆婆排行最小的孙子，“犯糊涂”之前，她每年都发两百元给小孙子做生日礼物，没想到，经常“犯糊涂”的婆婆竟然还记得让我老公代发。

我突发奇想，拿着本子去问婆婆：“妈，三月初五是谁的生日，你还记得吗？”婆婆开始没有理会我，我又大声说了一遍，她瞟我一眼说：“别以为我

不记得，那是你大哥的生日！”听到她回答正确，我又挑了一个问：“八月初八是谁的生日？”婆婆眯了眯眼睛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老公的生日你都不记得，还来问我这个老婆子？是不是讨打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在我胳膊上轻轻地拍了一下。

看到婆婆对家人的生日记得这么清楚，我心里一颤，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婆婆一向坚强能干，前几年不顾年事已高，接下了给村里打扫马路的工作，每月能领到五百元的工资。她再三对我说：“你们钱不够的话，我给你们贴补一些。”虽然我们不会用老人的钱贴补自己，但婆婆的这些话让我们感到非常暖心和幸福。

谁想到，这么要强不愿麻烦儿女的婆婆竟然“糊涂”了。大年夜吃晚饭时竟然问老公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在俺家吃饭？”老公当时眼眶就红了。大哥说，婆婆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，虽然已经开始药物治疗，但疗效不尽如人意。

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偶尔头脑清醒时，婆婆竟然认真地记下了儿孙们的生日。

母亲是世上最无私的人，即使她忘了自己是谁，也依然无比清楚地记住了儿孙的生日。

【万家灯火】

婆婆的生日账本